

種百一事故

小將軍送客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57
119
:7

77

867.61
119.3
177



小將軍送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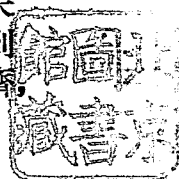
話說宋高宗被金兀朮困住牛頭山，岳飛因救兵尚未到齊，



公子領令，接了文書，辭父出營。張保將文書包好，送與公子藏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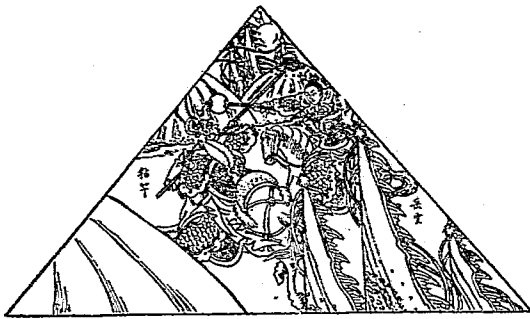
小將軍送客

這日升帳，命張保替公子岳雲收拾行李，一面喚岳雲聽令道：『現在令你往金門鎮傳總兵那邊下文書，叫他即刻發兵調將，來破番兵，保聖駕回金陵。此乃緊急之事，限你日期，須得要小心前去！』



808408

坐上赤兔馬，手掄雙鎚，下荷葉嶺而來，心中想道：『我有要緊之



事，須從粘罕營中殺出，方是正路。』主意已定，便催馬到粘罕營前，手擺雙鎚，大喝道：『小將軍來踹營了！』擺動那雙鎚，猶如飛雪亂舞，打進番營。小番慌忙報知粘罕。粘罕聞報，即提著生銅棍，腰繫流星鎚，上馬來迎敵，正遇著公子，喝聲：『小南蠻慢來！』捺下生銅棍，舉起流星鎚，一鎚打去。岳雲看得親切，左手爛銀鎚，嘴的一架鎚碰鎚，真是流星趕月；右手一鎚，正中粘罕左臂。粘罕叫聲：『啊唷！不好！』負著痛，

回馬便走。公子也不去追趕，殺出番營，竟奔金門鎮而來。

不一日，到了傅總兵衙門，旗牌通報進去，總兵即請公子到內堂相見。公子送過文書，總兵看了，便道：『屈留公子明日起身，待本鎮一面各處調兵遣將，即日來保駕便了。』當夜無話。

到了次日早堂，傅總兵先送公子起身，隨即往校場整點人馬。忽聽見營門外喧嚷，軍士稟道：『外面有一化子，要進來觀看。』小的們攔他，他就亂打，故此喧嚷。』傅爺道：『拿他進來！』衆軍士將化子拿進跪下。傅光抵頭觀看，見他生得身體長大，相貌兇惡，便問：『你爲何在營外喧嚷？』化子道：『小的怎敢喧嚷，指望進來看看老爺，定那個做先鋒，軍士不許小人進來，故此爭論。』傅爺道：『你既然要進來看，必定也有些力氣。』化子道：『力氣

卻有些。」傳爺又問：「你既有些力氣，可會些武藝麼？」化子道：「武藝也略知一二。」傳爺就吩咐左右：「取我的大刀來與他使。」



看了想道：「我這口大刀有五十餘斤，他使動如風，卻也好力氣！」那化子把刀舞完道：「小人舞刀已完。」傳爺大喜，問道：「你叫甚名字？」那人道：「小人乃是平西王狄青之後，名叫狄雷。」傳光道：「本鎮看你武藝高強，就命你做先鋒。待有功之日，另行升賞。」狄雷謝了傳爺。傳爺挑選人馬已畢，擇日起行，到牛頭山救駕，不提。

且說那粘罕幾乎被岳雲傷了性命，敗回帳中坐定，對衆將

說：『岳南蠻的兒子，如此厲害，今天我幾被他傷了性命。』忽有
小番道：『二殿下完顏金彈子到，在營外候令。』粘罕大喜，就喚
進來，同來見兀朮。完顏金彈子進帳，見了各位狼主。你道那殿下
是誰？乃是粘罕第二個兒子，使兩柄銀鎚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金彈
子道：『老王爺時常記念，爲何不拿了那岳南蠻，捉了康王，早定
中原？』兀朮把岳飛兵將厲害，一時難擒的話，說了一遍。金彈子
道：『叔爺爺，今日尙早，待臣兒去拿了岳南蠻回來，再吃酒飯罷。』
兀朮心中暗想道：『他也不曉得岳飛兵馬厲害，只令他去走
走也好。』兀朮就令殿下帶兵去山前討戰。

山上軍士報與岳元帥，岳元帥道：『誰敢迎敵？』牛皋應聲
道：『末將願往。』岳元帥道：『須要小心！』牛皋上馬提鎧奔下

山來，大叫道：『番奴快通名來，功勞簿上，好記你的名字。』金彈子道：『某乃金國二殿下，完顏金彈子是也。』牛臯道：『那怕你鐵彈子，也要打你做肉彈子。』舉鎗便打。那金彈子把鎗架開，鎗一連三四鎗，打得牛臯兩臂酸麻，抵擋不住，叫聲：『好傢伙，贏不得你。』轉身飛奔上山來。到帳前下馬，見了元帥道：『番奴是新來的，力大鎗重，末將架不住，敗回繳令，多多有罪！』

只見探子稟到：『啓上元帥：番將在山下討戰，說必要元帥親自出馬，請令定奪。』岳爺道：『既然如此，待本帥去看看這小番，怎生樣的厲害。』就出營上馬。一班衆將，齊齊的保了元帥，來至半山裏，觀看那金彈子，但見：——
鑲鐵冠，烏雲蕩漾；駝皮甲，砌就龍鱗；相貌希奇，如同黑獅子搖頭；身材雄壯，渾似狼狻猊擺尾。

雙鎗舞動，錯認李元霸重生；匹馬咆哮，卻像黑麒麟出現——真是番邦生就「喪門煞」，中國初來「白虎神」。

那金彈子在山下，手掄雙鎗，大聲喊叫。岳爺道：「那位將軍去會戰？」只見余化龍道：「待末將去拏他。」元帥道：「須要小心！」余化龍一馬衝下山來。金彈子道：「來的南蠻是誰？」余化龍道：「我乃岳元帥麾下大將余化龍是也。」金彈子道：「不要走，照鎗罷！」舉鎗便打。兩馬相交，戰有十數個回合。余化龍戰不過，只得敗上山去。當時惱了董先，大怒道：「看末將去拏他！」拍馬持鎗，飛跑下山來，與金彈子相對。兩邊各通姓名，攔開戰馬，鎗鏖相交，鬪有七八個回合。董先也招架不住，把鎗擺一擺，飛馬敗上山去。傍邊何元慶大怒道：「待末將去擒這小番來！」催開戰。

馬，提著斗大雙鎚，一馬衝下山來。金彈子看見，大喝道：『來將通名！』何元慶道：『我乃岳元帥麾下統制何元慶便是。特來拿你這小番，不要走，照老爺的鎚罷！』金彈子想道：『這個南蠻也是用鎚的，與我一般兵器，試他一試看。』舉鎚相迎。鎚來鎚架，鎚打鎚擋，但見：——戰鼓齊鳴，三軍吶喊。兩馬如遊龍戲水，四鎚似霹靂轟山。二人大戰有二十餘個回合，何元慶力怯，抵當不住，只得往山上敗走。番兵忙報與兀朮，兀朮大喜，心想：『這個王兒，連敗南蠻，不要力怯了，待他明日再戰罷。』傳令鳴金收兵。金彈子來至營前下馬，進了牛皮帳。來見兀朮道：『臣兒正要拏岳南蠻，王叔爲何收兵？』兀朮道：『恐王姪一路遠來，鞍馬勞頓，故令王姪回營安歇，明日再去拏他未遲。』金彈子謝了恩，兀朮就留他飲

酒。酒席之間，說起小南蠻岳雲驍勇非常。金彈子道：『明日臣兒出陣去，決要拿他。』』

再說岳元帥回營，傳令各山口上，用心把守：『如今番營內，有了這個小番奴，恐他上山來劫寨。』』

到了次日，兀朮命金彈子帶兵至山前討戰。守山軍士報與元帥。元帥命張憲領兵下山，與金彈子會戰。金彈子叫道：『來將報名！』張憲道：『我乃岳元帥麾下小將軍張憲，奉元帥將令，特來拿你，不要走！』把手中槍一起，望心窩裏便刺。金彈子舉鎗相迎。心中想道：『怪不得四王叔說這些南蠻了得，我須要用心與他戰。』把鎗一舉打來。張憲挺槍來迎。一個槍刺去，如大蟒翻江；一個鎗打來，如猛虎離山。那張憲的槍，十分厲害；這番將的鎗，蓋

世無雙，二人在山下大戰有四十餘合，張憲看看力怯，只得敗回山上，來見元帥。元帥無奈，令將『免戰牌』挂出。金彈子不准免戰，只是喊罵，岳爺只得連挂七道免戰牌。兀兀聞報，差小番請殿下回營。

金彈子進帳見了兀兀，把戰敗張憲之事，說了一遍。兀兀大喜道，『只要拏了這小南蠻，就好搶山了。』

且說岳雲在金門鎮轉來，將近番營，推開戰馬，擺著雙鎗，打進粘罕營中。撞著鎗的就沒命，旁若無人。這公子右衝左突，那番兵東躲西逃，直殺透番營。來至半山之中，忽見掛著七道免戰牌，暗想道：『這也奇了！吾一軍豈無勇將抵擋，怎麼將「免戰牌」高挂？想是那怕事的瞞了爹爹，偷挂在此的，豈不辱沒了我岳家！』



敢不遵！這牌是我軍令所挂，你敢打碎，違吾軍令！叫左右：『綁

體面！』當下大怒，把牌竟打得粉碎。

元帥正坐帳中納悶，忽見傳宣來報道：『公子候令。』岳爺道：『令他進來。』岳雲進帳跪下道：『孩兒奉令到金門鎮，見過傳總兵，有本章請聖上之安，即日起兵來了。』元帥接了本章。岳雲稟道：『孩兒上山時，見挂著七面「免戰牌」，不知是何人瞞著爹爹，壞我岳家體面，孩兒已經打碎。望爹爹查出挂牌之人，以正軍法。』元帥大喝道：『好逆子！吾令行天下，誰

去砍了！』衆將一齊上前道：『公子年輕性急，故犯此令，求元帥恕他初次。』元帥道：『衆位將軍，我自己的兒子，尙不能正法，怎能服百萬之衆？』衆將不語。

牛臯道：『末將有一言告稟。』元帥道：『將軍有何言語？』

牛臯道：『元帥挂「免戰牌」，原爲那金彈子驍勇，無人敵得他過耳。公子年輕，不知軍法，故將牌打碎。若將公子斬首，一則兀虜未擒，先斬大將，於軍不利；二則若使外人曉得，是打壞了「免戰牌」，殺了兒子，豈不被他們笑話！不若令公子出兵，與金彈子交戰，若然得勝回來，將功折罪；若殺敗了，再正軍法未遲。』岳爺爺道：『你肯保他麼？』牛臯道：『末將願保。』元帥道：『寫保狀來！』牛臯道：『煩湯懷哥代寫罷了。』湯懷就替他寫了保狀。牛臯自

已畫了花押，送與元帥。元帥收了保狀，吩咐放了岳雲的綁，就令牛臯帶領岳雲去對敵。

牛臯受令出來，只見探子進營報事。牛臯忙問：『你報何事？』探子說道：『有完顏金彈子討戰，要去報上元帥。』牛臯道：『如此你去報罷。』牛臯道：『姪兒，我教你一個法兒：今日與金彈子交戰，若得勝了，必不說；倘若輸了，你竟打出番營，逃回家去見太太，自然無事了。』岳雲點頭稱謝。叔叔一齊上馬，來至山前。岳雲一馬衝下山來，金彈子大喝道：『來將通名！』公子道：『我乃岳元帥公子岳雲是也。』金彈子道：『我正要擒你，不要走！』舉鎗便打。岳雲提鎗便迎。一個爛銀鎗擺動，銀光遍體；一個渾鐵鎗舞起，黑氣迷空。二人戰有四十多個回合，不分勝敗。岳雲暗想：『

怪不得爹爹挂了免戰牌，這小番果然厲害！又戰到八十餘合，漸漸有點招架不住。牛臯看見，心中著了急，大叫一聲：『姪兒不要放走了他！』那金彈子只道是後邊兀朮叫他，回頭一看，早被公子一鎗，打中肩膀，翻身落馬。岳雲拔劍上前取了首級，回山來見元帥，繳令。岳爺就赦了岳雲，令將首級在營前號令。



那邊番將，只搶得一個沒頭屍首回營。衆王子見了，俱各放聲大哭。兀朮命雕匠雕個木人頭，湊上用棺木成殮，再差人送回本國去。兀朮對軍師哈迷蚩道：

軍師！倘若宋朝各處兵馬齊到，怎生迎敵？』軍師道：『臣已計窮力盡，只好整兵與他決一死戰。』兀兀默然不語，在營納悶。

卻說那兩狼關總兵韓世忠與夫人梁氏，公子韓尙得韓彥直，在汝南征服了曹成曹亮賀武解雲等，收了降兵十萬，由水路開船下來。到了漢陽，將兵船泊住。那漢陽離牛頭山，只有五六十里地面。韓世忠與夫人商議，欲往牛頭山保駕。梁夫人道：『相公何不先差人上山，報知岳元帥，奏聞天子？若要我們保駕，便發兵前去；若叫我們屯紮別處，便下營屯紮，何如？』韓爺道：『夫人之言，甚爲有理。』就寫了本章，並寫了一封書，封好停當。便問：『誰敢上牛頭山去走一遭？』當有二公子韓彥直——年方一十六歲，使一桿虎頭金槍，勇不可當——遂上前領差，說：『孩兒願去。』

『元帥便將本章書信交與公子，吩咐：『岳爺跟前，須要小心相見！』公子領令上岸，坐馬望牛頭山來。』

行有二十餘里，只見一員將官敗下來，看見了公子，便叫聲：『小哥！快些轉去，後面有番兵殺來了！』韓公子笑了笑，尚未開言，那粘罕已到跟前。公子把槍一搖，當心就刺，粘罕舉棍一架，覺得沈重。被公子要耍，要一連幾槍，粘罕招架不住。正要逃走，被公子大喝一聲，只一鎗挑下馬來，取了首級。那將官下馬來，走至公子馬前，深深打了一躬道：『多蒙小將救了我性命，請問貴姓大名？』公子道：『小將還未曾請教得老將軍尊姓大名，因何被他趕來？』那位將官道：『我乃藕塘關總兵，姓金名節。奉岳元帥將令，來此保駕。到了番營門首，遇著這番將，不肯放我過去，戰他不

過逃敗下來。幸得遇見將軍，不然性命休矣！公子聽了連忙下馬道：『原來是總爺，多多有罪了！』金總兵道：『將軍何出此言！幸乞通名。』公子道：『家父乃兩狼關總兵，家母梁夫人。末將排行第二，喚名韓彥直，的便是。奉令上牛頭山去見岳元帥，不想得遇總爺。』金節道：『原來是韓公子，失敬了！本鎮被金兵殺敗，無顏去朝見天子。今有請安本章一道，並有家信一封，與舍親牛臯的，拜煩公子帶去；本鎮且紮營在此候旨，未知允否？』公子道：『順便之事有何不可？』金節遂將本章、家信交與公子。公子藏在身邊，把粘罕首級挂在腰間，又對金節道：『番奴這匹馬甚好，總爺何不收爲坐騎？』金節道：『我正有此意。』遂將坐騎換了。二人一同行至三叉路口，金節道：『前面將近牛頭山了，俱有番營。』

紮住，請公子小心過去！』二人分別。

金節自遠遠紮住營盤候旨，韓二公子卻一馬衝進番營，大喝一聲：『兩狼關韓總兵的二公子來踹營了！』搖動手中銀桿虎頭槍，猶如飛雷掣電一般，誰人擋得住，竟被他殺出番營，上牛頭山而去。小番忙去報知太子道：『不好了！又來了一個小南蠻，把大狼主傷了！衝破營盤，上山去了。』兀朮聞報，又驚又苦。一面差人打探，一面去收拾粘罕尸首。

再說韓公子到了荷葉嶺邊口子上，守山軍士問明，放進來。至大營前，軍士進帳稟知岳元帥，元帥吩咐：『請進來！』軍士答應一聲，出來傳令：『請公子進見。』公子來到帳中，行禮畢，便道：『小將奉家父之命，來見元帥，有本章恭請聖安。適在路上遇見

粘罕追趕藕塘關總兵金節，被小將挑死，將首級呈驗。金總兵離此二十里紮營候旨，帶有問安本章，並牛將軍家信呈上。岳元帥大喜道：『令尊平賊有功，公子又得此大功，請同本帥去見天子候旨。』隨即引了公子來到玉虛宮，朝見高宗，將兩道本章呈上，又將韓公子挑死金國粘罕奏聞。高宗便問李綱：『應當作何封賜？』李綱奏道：『韓世忠雖失了兩狼關，今討曹成有功，可復還原職。韓尙德、韓彥直俱封爲平虜將軍，命他引本部人馬去收復金陵，候聖駕還朝，另加陞賞。』高宗依奏，傳旨下來。岳元帥同韓公子謝恩，辭駕出宮。回至營前下馬，公子卽辭別了岳爺，要回去。岳爺道：『本欲相留幾日，奈有君命，不好相強。』隨叫岳雲送韓公子下山。岳雲領令，遂同韓公子並馬下山。

將近番營，韓公子道：『請公子回山罷。』岳雲道：『家父命

小弟送出番營，豈敢有違！』

韓公子再三推讓。岳公子決

意要送，便道：『待小弟在前，

打開番兵，送兄出去。』就把

雙鎗一擺，大喝一聲：『快些

讓路，待小爺送客！』那些番

兵，見是打死金彈子的小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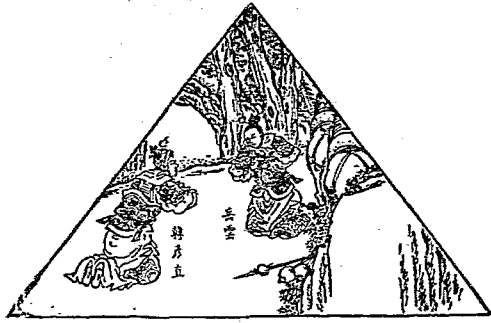
軍，人人膽戰，個個心驚。一聲

吶喊，俱向兩旁閃開。略略近些的，一鎗一個，不是碎了頭，就是折

了背，誰敢上前，一直殺出大營。韓彥直心中想道：『果然厲害，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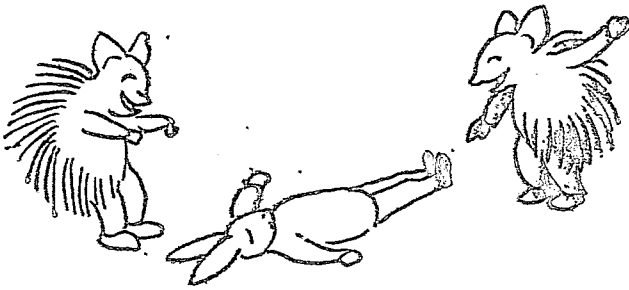
不虛傳！我何不送他轉去，也顯我的威名？」遂向岳雲道：「蒙兄送出番營，小弟再無不送轉去之理。」岳公子再三不肯。韓公子立意要送。岳雲道：「既承美意，只得從命。」韓公子復身向前拍馬衝進，逢人便挑，如入無人之境，番兵已是被他殺怕的了，口中吶喊，盡皆四散分開；近前的就沒了命。二位公子衝透營盤，來至山下。韓公子道：「請兄回山罷。」岳雲道：「既承兄送轉來，自然再送兄出去。」韓公子再四推辭。岳雲那裏肯，復回馬向前，韓公子在後，兩個又殺入番營。那些番兵被他二人送出送進，不知殺傷了多少，一個個膽戰心驚，讓開大路。二人衝出了番營，韓公子再要送回。岳雲道：「何必如此送出送進，送到何時得了？難得我二人意氣相投，小弟欲與兄結爲兄弟，不知尊意若何？」韓公子



二人進出。那岳雲上山，將送韓公子結義之事，稟知元帥。元帥亦甚歡喜。

道：『小弟亦有此心，但是高攀不起。』岳雲道：『何出此言！』二人遂向樹林中下馬撮土爲香，對天八拜。韓公子年長爲兄，岳公子爲弟。二人纔上馬分手。

岳雲獨自一個，再殺進番營，回荷葉嶺來。那番兵被二人殺得害怕，況因粘罕被韓公子挑死，衆王子俱在兀朮帳中悲苦；命匠人雕刻木頭，配合成殮端正，差人送回本國。忙忙碌碌，所以無人阻擋，由他



.67
.3
7

